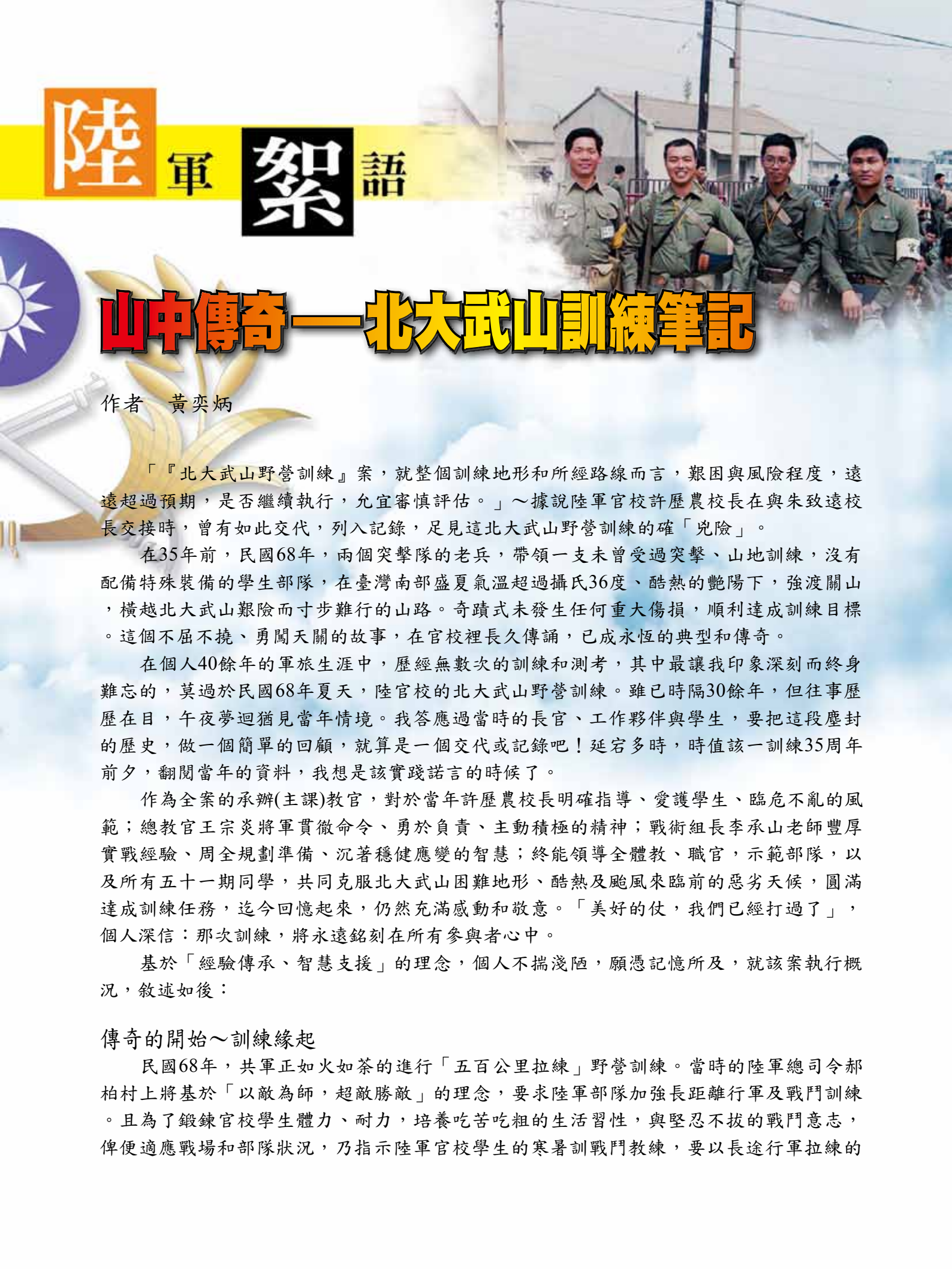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陸

# 軍

# 絮

# 語

## 山中傳奇——北大武山訓練筆記

作者 黃奕炳

「『北大武山野營訓練』案，就整個訓練地形和所經路線而言，艱困與風險程度，遠遠超過預期，是否繼續執行，允宜審慎評估。」～據說陸軍官校許歷農校長在與朱致遠校長交接時，曾有如此交代，列入記錄，足見這北大武山野營訓練的確「兇險」。

在35年前，民國68年，兩個突擊隊的老兵，帶領一支未曾受過突擊、山地訓練，沒有配備特殊裝備的學生部隊，在臺灣南部盛夏氣溫超過攝氏36度、酷熱的艷陽下，強渡關山，橫越北大武山艱險而寸步難行的山路。奇蹟式未發生任何重大傷損，順利達成訓練目標。這個不屈不撓、勇闖天關的故事，在官校裡長久傳誦，已成永恆的典型和傳奇。

在個人40餘年的軍旅生涯中，歷經無數次的訓練和測考，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而終身難忘的，莫過於民國68年夏天，陸官校的北大武山野營訓練。雖已時隔30餘年，但往事歷歷在目，午夜夢迴猶見當年情境。我答應過當時的長官、工作夥伴與學生，要把這段塵封的歷史，做一個簡單的回顧，就算是一個交代或記錄吧！延宕多時，時值該一訓練35周年前夕，翻閱當年的資料，我想是該實踐諾言的時候了。

作為全案的承辦(主課)教官，對於當年許歷農校長明確指導、愛護學生、臨危不亂的風範；總教官王宗炎將軍貫徹命令、勇於負責、主動積極的精神；戰術組長李承山老師豐厚實戰經驗、周全規劃準備、沉著穩健應變的智慧；終能領導全體教、職官，示範部隊，以及所有五十一期同學，共同克服北大武山困難地形、酷熱及颱風來臨前的惡劣天候，圓滿達成訓練任務，迄今回憶起來，仍然充滿感動和敬意。「美好的仗，我們已經打過了」，個人深信：那次訓練，將永遠銘刻在所有參與者心中。

基於「經驗傳承、智慧支援」的理念，個人不揣淺陋，願憑記憶所及，就該案執行概況，敘述如後：

### 傳奇的開始～訓練緣起

民國68年，共軍正如火如荼的進行「五百公里拉練」野營訓練。當時的陸軍總司令郝柏村上將基於「以敵為師，超敵勝敵」的理念，要求陸軍部隊加強長距離行軍及戰鬥訓練。且為了鍛鍊官校學生體力、耐力，培養吃苦吃粗的生活習性，與堅忍不拔的戰鬥意志，俾便適應戰場和部隊狀況，乃指示陸軍官校學生的寒暑訓戰鬥教練，要以長途行軍拉練的

方式實施。

官校接獲命令後，即由軍訓部協力學指部，積極展開計畫與準備。在訓練要求上，從嚴；狀況設計上，從難；在訓練標準上，從高；務期在軍事、體力、意志、精神教育上，達成「超敵勝敵」之預期目標。

五十一期是第一個實施這種訓練的學生部隊，第一次野營訓練是「清水岩—旗山案」（也是由我主課），牛刀小試，走了概略139公里。「北大武山案」則係該期第二次野營訓練，往後還有4次類似的訓練等著他們呢！

### 傳奇先行者～計畫與準備

這次野營訓練，各級長官均極重視，除多次向校長提報外，前後共向總司令簡報3次，獲得許多寶貴指導，計畫力求周延，準備綿密而充分。各項主要準備工作，在地形偵察方面，共實施一次圖上偵察，原擬訂3個方案，但第三案是「清水岩—旗山案」的距離加長版，挑戰性不高，故予刪除。僅對「北大武山」及「南橫公路」等兩案做了提報前的現地偵察。原本的北大武山案，是由泰武經霧台、山地門出山，現勘發現泰武通往霧台的山路，在馬兒村那段已經坍塌中斷，嗣後才修改由瑪家、水門出山。

校長裁示採北大武山案後，又作了4次現地偵察，所以前後共計實施了6次現勘。第一、二、三次，由總教官王宗炎將軍親率李承山組長、初炳立少校、林樹墉及黃奕炳上尉等人執行。第四、五次，則由李組長率隊，除原有成員，另加許崇台上尉。第六次偵察，係正式出發前一週(68年6月29、30日)由總教官率時副總教官(作新)、李組長，以及教隊職官29人、示範部隊15人，全程現勘，並執行北大武山口至瑪家村間山區艱險地形打樁、固定繩索等防險設置。

第一次對北大武山路線實施偵察，本擬聘請泰武的山青擔任嚮導，但適值該鄉辦理石板屋蓋房子比賽，沒有人應徵，我們在總教官率領下，用地圖、指北針，輔以登山隊的路標，硬著頭皮上路，其間還發生李組長和另一位教官險些迷途的意外，所幸憑著豐富經驗，以及我們在出山口的哨音引導，才得以脫困，因時屆終昏、天色漸暗，讓大家極為緊張。

在其他準備工作方面，本次演習僅編列29,695元的預算，跟現在部隊演訓動不動即需數十萬、上百萬，真是不可以道里計啊！即便如此，各項準備工作並未打折扣。除了政戰、人事、後勤的整備，學校並安排指導官及演習幹部等一序列的講習。而對五十一期同學們影響深遠、於渠等軍旅生涯助益最大的，則是演習前的部隊任務訓練。這些訓練包含野炊、設營、裝備攜行、裝車、交管以及緊急救護……等相關示範與實作講習，課目看似簡單，實則卻是最不容忽視的基本功哪！這些講習示範內容，且由該期具美工天分的同學(如金南平、王明華等)調製成漫畫版的手冊，發揮很大教育效果。據說一些有心的同學於畢業後帶到部隊，還頗為實用呢！

「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。」本次訓練，事前周全的準備工作，為嗣後的演訓奠定了良好基礎，也預防了很多可能發生的意外狀況，這就是陳鎮湘上將所說「備周力強」的道理。





## 勇者無懼～艱險的旅程

本次野營訓練時間為68年7月2～7日，行軍教練的路線係由官校—潮州—丹林—佳興—泰武—北大武山口—瑪家村—水門內埔—里港—嶺口—鳳山厝—嘉誠村—大樹—小坪頂—仁美—鳳山，全程共150.5公里(含山地99.5公里，佔全程66%)。因為實施的時間是在校慶及期末考之後，學生歷經迭次重大任務考驗，其精神和體力，備受煎熬與挑戰。本案能在軍紀嚴明、安全確保之狀況下，「全軍破敵」，如期達成訓練目標，殊為不易。現謹將經過概要敘述如下：

### 北大武山我來了！～第一天(7月2日)：行政行軍

演習前一天(7月1日)下午4時30分，部隊已經在司令台前集合，接受戰備檢查，並由戰術組李組長代表營長下達行軍命令。

演習當天(7月2日)清晨，全期(營)5個連早早即起床，完成準備。5時整，依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連順序，由官校出發，前往鳳山火車站，搭乘0559時的南下平快車，於0645時抵達潮州。鐵運期間，部隊紀律良好，上下車順利。各連自潮州火車站出發，以行政行軍態勢，沿四春—佳佐向泰武方向前進，於中午1110時抵新武潭，實施大休息。由於天氣燠熱及疲憊，加上該地大多為灌木果園，無適當休息位置，學生們對豐盛的便當興趣缺缺，反而猛灌開水，種下午後行軍險象環生的景況。

中午1250時，烈日當空，部隊自新武潭入山口出發後，沿著北大武山西麓最惡名昭彰的髮夾彎山地產業道路行進。本以為隨著太陽西斜，山路的氣溫會逐漸下降，不料山谷西曬，溫度陡增，且山上氣壓極低，造成部分學生呼吸困難、頭昏、嘔吐等嚴重生理反應。加上先頭連指導教官年輕氣盛，未按準則規定「平地每小時5公里，山地每小時3公里」行軍速度前進，忽快忽慢，猛往前趕。午餐猛灌水不吃飯的後遺症，也漸次發酵，又有人違規喝山泉水，加速體內鹽分流失，各單位陸陸續續開始有人掉隊，教官為了鼓舞士氣，都以「大家加油！轉個彎就到了」喊話，殊不知髮夾彎數不清的彎，轉來轉去總是到不了，學生士氣大受打擊，於是落隊、熱衰竭及中暑人數快速增加。根據我的統計：當天熱衰竭或中暑休克共13

人(其中有3位送802總醫院急救，但當晚即要求歸隊，參加翌日之行軍)；走不動，最後被車運收容者計36人，車運人數，依行軍序列逐連增加，以最後一個連～第十連人數最多，應該是與行軍速度不穩、逗留山谷時間最長有關吧！

原訂下午17時最後一個連應該抵達泰武宿營地，但因行軍速度較預期緩慢，加以各連間距拉長，部隊於1745時～1830時才陸續到達，而所有人員真正收攏，則已超過2000時。部隊經整頓、用餐、紮營，就寢休息時



總教官與學生們在北大武山口合影。

間，已經超過2300時，學生部隊的疲累，難以想像。但所幸同學們都能發揮不屈不撓、堅持到底的精神和意志，互相扶持、鼓舞，並在心理和生理上迅速自我調適，沒有因為第一天的考驗而潰散。

在當天還發生了一段插曲，入夜後，仍有部分掉隊的同學由互助組陪同，在山路上踽踽而行。總教官為了及早完成部隊掌握，乃指示我押一輛大卡車由山腳下往上收容

。受命後，我徵求自願出勤的駕駛執行這項任務，不料因夜幕低垂、山區起霧，資深者都藉故推辭，只有一位即將退伍的上兵駕駛，自告奮勇開車隨我去接人，讓我很感動。當我們沿著霧茫茫的山路緩慢前行，花了一個多小時，將滿滿一車人載回泰武，真的很有成就感。時隔35年，但那位充員戰士堅毅勇敢的身影，依然留存在我的心中！在往後的各種職務歷練裡，我都會不斷提醒自己：「資深資淺不是問題，有心無心、肯做不肯做，才是重點。」



校長許歷農中將慰問演習部隊。

### 勇闖天關～第二天(7月3日)：艱險山地行軍

這是最艱難、最困苦、也最危險的一天。

截至今日，我還是無法理解：當年我們將一個500餘人的營級部隊拉上高山，沿著登山隊都要小心翼翼才敢攀爬的崎嶇山路，進行一個大規模的戰術行軍，是否明智？但我不能不佩服當年規劃及裁決此案的各級長官，他們勇敢面對敵軍訓練日益精良、戰力快速增長的現實，從嚴、從難、從險的意志和決心，貫徹命令的旺盛企圖，都不是我們這些後生小輩所敢企及的。當然，有人回顧全案的過程，下了一個結論：「上帝保佑！校長鴻福齊天，總教官官運奇佳。」但正如醫務所檢討所言：「此次演習中，沒有蛇傷及重大外傷，實屬意外。」五十一期全期沒有傷損走完全程，是一個不爭的事實，突顯長官信任部屬、學生，學生相信長官會做最佳的準備與安排，全體同學更自信終能達成任務，這個例證也說明了精神和意志常可致勝的道理。

話說這艱苦的一天：部隊早上5時即起床，迅速撤收營帳、清理宿營地、用餐與集合整頓，並下達行軍命令。7時整，以尖兵連態勢，按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六連的順序出發，每連時隔5分鐘，沿泰武—北大武山口向瑪家村搜索前進。中午，在北大武山口用餐，稍作休息，即進入全程最困難重重的山地行軍之旅，也是讓人終身難忘的一段過程。

北大武山標高3,090公尺，係南臺灣最高的山峰，其登山口標高1,703公尺，在此之前的山路，雖然狹窄，但路況尚稱良好。一過登山口，則到處掛滿登山隊五顏六色的路標，此去大部分的路寬，僅容一人通行，滿布崇山峻嶺、懸崖峭壁，叢林密布，舉步維艱，險象環生。所幸總教官暨李組長均為突擊隊出身，經驗豐富，早在演習前，即於危險地段打樁拉保險繩、設警戒線，總教官並明令：在北大武山口至瑪家村段行軍，以「二夾十二」之走法(即指導官和排長中間夾護12員學生)，俾利照顧，相關防險作為的確發揮很大作用。此期間，曾有學生在途中一腳踩空，險墜深谷，而被總教官連槍帶人一把撈起救回，據



目擊者宣稱，當時情況千鈞一髮，極為驚險。這個經驗也說明：只要安全作為周全，演習的危險因素是可以降到最低的程度。

按照原訂計畫，最後一個連應該於下午1800時進入瑪家國小宿營地。不料因氣候炎熱，學生前一日睡眠不足，北大武山口前之行軍，已有多人體力不支或中暑(據個人記錄：入山前有24人被總教官強迫上車，以免拖累部隊行軍，但其中多人溜下車，仍加入行軍行列)，致延宕入山時間，加以學八連走錯岔路，更使其後面所有部隊行動均受影響，而未能於入夜前脫離山區，遭遇天黑路艱又無照明之困難，簡直是寸步難行、步步驚魂。先頭連(學六連)遲至1830時才出瑪家山口，最後一個連和示範部隊抵達瑪家村，已經是2215時。

示範部隊殿後，原是奉命撤收錨釘和安全繩，但在那種狀況下，當然是以人員安全為先、空手出山。據殿後的教官告訴我：那條原僅容一人通過的登山小路，在大部隊通過後，有些僅剩一半寬度，最後一批人幾乎是側身而行，稍為不慎，就可能失足墜入深谷，真可謂步步驚魂。多年來，我一想到北大武山，就會想到那條山間小路，恐怕已經陷落，不復存在，而那些設置在山路上的器材，應該已經爛掉鏽光了吧！

本段行程，除了吃苦耐勞的精神，受到讚揚，更值得肯定的，是部隊紀律嚴明。據《黃埔報》隨行記者貼身觀察報導：「D+1日夜間十時半，後衛連才抵達宿營區一瑪家國小，平日難見人蹤的山地村，在驟增六七百人後，依然是如常般的寧靜。軍紀良好的五十一期同學，在漆黑的夜裡，默默整理裝備，迅速的完成紮營工作。」這段觀察，讓人想起《孫子兵法》的一段話：「視卒如嬰兒，故可與之赴深谿；視卒如愛子，故可與之俱死。厚而不能使，愛而不能令，亂而不能治，譬若驕子，不可用也。」沒有平時嚴格的生活管理與教育訓練，怎麼可能有嚴肅的軍紀？

校長許歷農將軍由副主任冉上校陪同，冒酷暑於當日下午15時自學校出發，17時抵達瑪家國小宿營地，副總教官時上校帶我在場恭迎，並由我向校長實施簡報。我們原安排校長在國小辦公室休息等候，但校長在瞭解部隊行程延宕之後，掛心學生安危，遂在天色逐漸昏暗之狀況下，率相關人等，越過山澗與峭壁，深入瑪家山區大斜坡，本擬繼續往上攀爬，嗣經特戰部隊出身的冉副主任勸阻，遂在斜坡絕壁前(距離山口已逾半小時路程)迎接學生，概於1800時與先頭連會合。「校長來看我們，就在前面！」的消息，順向傳遞，使原本沉寂幽暗的山路頓時活絡起來，官師生兵士氣大振。校長忍著飢餓、蚊蟲叮咬及蛇類的威脅，耐心等候，陪同最後一個下大斜坡的勤務士兵，走完最艱苦的一段山路到瑪家。進入宿營區後，校長並到各連營地慰問同學，嘉勉他們吃苦耐勞的表現，且與學生們共進已經比宵夜還晚的晚餐(冷便當)，2300時整，才在學生們熱情的「校長再見」聲中下山返校。「主官親臨戰場」與支援火力、預備隊，同列為指揮官最後致勝的三大法寶，這不正是最佳的例證嗎？！

本案在淳樸的瑪家山地部落，有一段感人的插曲。二十幾位天真活潑的原住民孩子，



《黃埔報》報導北大武山訓練。

在瑪家出山口，從晚間8～11點，不停的唱著「歡迎歌」等山地兒歌，夾道歡迎下山的同學們，使得大夥又驚訝又感動，此行能對原住民同胞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，也算是意外的收穫了！我任職步校校長時，學務處長林明仁上校曾安排瑪家鄉的文化藝術團隊到校表演，部份團員概在30～40歲之間，我想他們應該有人也在當天的歡迎獻唱之列。

### 天候考驗～第三天(7月4日)：戰術行軍

這是令人意外又充滿考驗的一天。

在這一天之前，我一直認為：地形是部隊執行任務的大敵。但經過這一天的演訓，讓我認清，天候才是人類最大的威脅。在「莫拉克風災」之前的30年，我就已經有了這種認知，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」真是一點也不假啊！

經過艱苦危險的山地行軍，一般認為最苦的行程已經結束了，往後就會下山進入平地，應該會較為輕鬆吧！沒有想到：走出水門之後，從水門到里港的一段路程，才真正是噩夢的開始呢！

因為前一日部隊太晚休息，故本日行動稍為後延，上午完成整頓及復原後，於0800時，依八、九、十、六、七連的順序，以尖兵連態勢出發，各連時隔5分鐘。在瑪家至水門間的行程，雖係山路，但為下坡且路況良好，與前一天的情形幾有天壤之別，因此部隊行進速度正常，同學們的步履也輕快許多。中午如期抵達水門內埔農工職校，實施大休息及用餐。此期間，校部通報：中央氣象局發布颱風警報，提醒演習部隊有所因應。總教官暨李組長綜合研判：依照颱風行進路徑及速度，對演習部隊之影響不大，決定照原計畫繼續演訓，僅對一些應變措施做了指導。

因為氣溫太高，部隊於下午1400時依原行軍序列出發，沿著隘寮溪南岸堤防下道路，以連搜索態勢，向里港方向搜索前進，沿途並由假設敵誘導，演練河堤、果園、村落搜索及反伏擊等戰鬥課目，由於颱風環流影響，隘寮溪兩岸萬里無雲，樹枝長草文風不動，根本沒有一點點風，背負全副武裝，走在熱浪蒸騰、連柏油都融化、毫無遮蔭的河堤路上，加上狀況處置時，要奔跑搶佔地形要點，伏進進入射擊位置，操作各項激烈的戰鬥動作，幾乎所有官師生均渾身溼透，體力嚴重透支，看著綿亙前沿似乎沒有盡頭的河堤，那種絕望和痛苦的感覺，不是當事人是很難體會的。

烈日當空，五十一期的孩子們在隘寮溪南岸躍進，演練反伏擊或搜捕殘敵。惡劣的天候、激烈的戰鬥動作，造成部份學生不支中暑、休克或掉隊。根據我的記錄：中暑或熱衰



李組長承山帶隊現地偵察，左起黃奕炳、初炳立、李組長、林樹墉。



竭者，共計16位，其中以學六、十連各有6人較多。且學十連於香蕉園附近演練反伏擊時，空包彈槍聲四起，指揮及射擊口令此起彼落，驚嚇到附近的牛群，四處狂奔，踩傷時正臥倒在地學十連學生胡建國的小腿，這是演習狀況外的插曲，所幸傷勢並不嚴重，引起一場虛驚。

在這個訓練中，尤其是今天這種惡劣天候之下，醫務組所有人員，在總教官和李組長率領下，對於休克、中暑、受傷人員，實施急救、診斷，勞苦備至，發揮最大作用，其中曾對一位休克的蕭姓同學進行CPR(心肺復甦術)長達半個小時，直到恢復意識，才快速轉送龍泉榮民醫院繼續治療。據連指導官回報：若非那位醫官在現場鍥而不捨的急救行動，那位同學的病況將不堪設想。李組長也曾在事後形容：「那孩子是從鬼門關搶救回來的！」

正是這些無名英雄的努力以赴，終能確保官生兵安全與健康，在沒有任何遺憾的狀況下，圓滿達成任務。但嗣即聽說，其中一位隨隊的資深醫官，在演習結束即打報告退伍，真希望不是北大武山野營訓練案的醫護狀況與壓力，使他萌生退意。

當天實施夜行軍，直到2100時才進入宿營地～里港國小。為了鼓舞士氣，總教官特別集合全營唱軍歌，各連重唱「黃埔戰歌」和「黃埔校歌」，腳步雄健有力，歌聲響徹雲霄，在屏東蔚藍的夜空裡，特別讓人慷慨激昂與感動。我想：同學們的鬥志和信心，並沒有因為今天的各種考驗，而遭受頓挫，這是一個有戰力、可以打仗的部隊！

### 不同挑戰～第四天(7月5日)：道路搜索

今天的演習狀況，是「殘敵繼續向旗鳳公路以西、旗楠公路以南地區流竄，並襲擾阻礙該二道路之暢通。」因此道路搜索成了今天的重頭戲。但大家都知道，這兩條公路交通頻繁、往來車輛極多，加以砂石車橫行霸道、惡名昭彰，經常發生重大傷亡車禍。因此，正當大家慶幸終於平安走出山區時，又開始煩惱如何在繁忙的平地公路上，讓學生能夠安全地行軍並演練搜索課目，不同的挑戰來了！

早上0705時，部隊依照九、十、六、七、八連的順序出發，沿里港—嶺口—鳳山厝，向嘉誠村方向搜索前進。橫越隘寮溪時，因往來之砂石車極多，且車速很快，煙塵瀰漫，空氣品質甚差。從里港大橋、百世橋北側，準備轉入旗鳳公路，因交通安全顧慮大增，總教官及李組長均先行到達重要路口，親自指導派遣交通管制人員，狀況緊急時，總教官還躬親在馬路中央吹哨子、指揮交通呢！

中午的大休息，原訂於嶺口國小，嗣後考慮交通及其他因素，改至深水「仁愛之家」(高雄市立養老院)。部隊進入院內，軍紀嚴明，秩序井然，贏得院內長輩們之讚揚，並有多



總教官王將軍及李組長率隊現地勘察。由前向後依序為總教官、李組長、黃奕炳、林樹墉。

位老先生、老太太買汽水及果汁慰問演習部隊，同學們離開休息區時，也主動指派公差打掃仁愛之家，讓院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入夜前，各連陸續進入嘉誠國小宿營地。在完成設營後，即分配夜間射擊位置並預習進入陣地的動作，加強反夜間攻擊及襲擾的準備。晚上就寢後，由指導官率領十餘名假設敵，對各連營地實施摸哨和襲擾，一時之間，槍聲大作，幹部以夜間指揮連絡記號，引導學生們演練反夜襲動作，各種處置雖然並未達到純熟精練的要求，但在數日的疲憊行軍之後，仍然能夠有模有樣、快速反應，已經是難能可貴了。

### 夜間行軍～第五天(7月6日)：地區搜索、踏上歸途

經過4天4夜的演習，終於步上歸途。但這一天卻是演練課目最多的一天，由行軍為主改為以戰鬥教練為主，體力的消耗變成次要，指揮掌握及陣中六項要務的確實與否，成了要求的重點。這種狀況下，學生的壓力大，教官的負擔也不輕。有人偷偷向我這個承辦人反映：演習已到尾聲，是不是可以讓大家稍微輕鬆一點？經我「含蓄」的向總教官和李組長請示，果不出所料，他們的回應是：「絕對不行！行百里者半九十，一切照計畫實施，照表操課。更何況既定規劃，山地行軍是練膽、練心、練力，而今天的地區搜索和夜間行軍，則是練技和練指揮，是訓練的重點，怎可放鬆！」歷經數十年的軍旅生涯，我經常想起這件事，體會到教育訓練的成敗，不僅要有周全的計畫與準備，更重要的，其實還在主事者的決心和執行力啊！主官想混、想應付了事，基層怎麼可能會有堅實的訓練？「主官決定一切」並非口號。

今天的行軍順序完全反過來，由學十連先發，於0710時通過出發點，各連時隔20分鐘，以免操演時形成部隊交叉現象。行軍路線是沿嘉誠村—甘宅巷—坑內村—菠蘿山—家屋高地，向大樹方向搜索前進。大樹坑內村到龍目村一帶，是官校和陸戰隊傳統的戰鬥教練場地，該地丘陵地形起伏、草木茂密、家屋錯落，非常適合演練陣中六項要務。但這個地區也是臺灣芒果、龍眼、玉荷包荔枝和金鑽鳳梨的最大產地，因此，在此附近實施戰鬥教練，最容易引發軍民糾紛，也對軍紀的維護形成挑戰。本次演習，除兩員工兵連假設敵邱姓和賴姓士兵在埋設TNT時，不慎破壞農民之鳳梨苗外，官生均能愛惜百姓莊稼、農作物，確實做到不拿一針一線、秋毫無犯之要求。

中午在三和村大休息並用餐。這裡是步兵學校步兵排戰鬥射擊與反裝甲武器實彈射擊的場地，軍民關係甚佳。但演習部隊絲毫不敢大意，嚴令官師生兵不得進入民宅或干擾百姓，更禁止向小販買東西，嚴肅的紀律，也贏得當地民眾肯定。

午後，由三和村繼續向小坪頂水源地搜索前進，抵達休息區已近黃昏。

校部為擴大訓練效果，指示明日(7月7日)於中正堂召開總檢討會，將由校長親自主持。於是演習部隊由連到營，逐級實施檢討與講評並彙整報告資料。

後續夜行軍的路線，係沿仁美—後庄向鳳山方向行進，全是人煙稠密、交通繁忙的地區。總教官為了確保夜間行軍安全，乃以「解除搜索任務，繼續夜行軍」狀況誘導部隊置重點於安全與紀律。1900時，各學生連通過水源地大門口出發點，在周全的交通管制和互助編組狀況下，靜肅祕密踏上歸途。





2130～2210時，五十一期演習部隊陸續返抵校門，各連整隊，以嚴整壯盛的軍容，唱歌答數進校門，歌聲嘹亮、精神飽滿，受到學指部官生英雄式的歡迎，場面十分感人。

## 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～第六天(7月7日)：總檢討會

演習結束翌日，也是「七七抗戰盧溝橋事變」42周年紀念日。上午9時，校部一級主官(管)、軍訓部、學指部全體教職官以及所有參與本次演習的官兵、學生，群聚中正堂，召開總檢討會，由校長許歷農中將親自主持。

檢討會先由營連綜合檢討，然後由教務處、醫務所和軍訓部做報告，最後由李組長、總教官指導，校長作總講評。各單位都深入而坦誠的檢討，尤其對幹部經驗、訓練不足，批評最多。指導與講評，在肯定中仍對軍紀、士氣、體能及幹部教育，有剴切的檢討與期許。

總教官對各部隊的總評是這樣的：「官生大部分均能以信心和毅力貫徹全程」、「全程中，部隊掌握及士氣最好為第七連，次為第六連；對學生照顧，以第九連最佳。」

校長最後的總結，首先重申演習的目的，肯定王指揮官(兼總教官)及官生的努力，認為本次演習非常成功，「在軍事、體力、意志、精神教育上，均是一個成功的教育。」並對計畫與準備、管制和考核等方面做了指導，特別指出：「防險和醫護措施做的很好，總教官及李組長所受突擊訓練，運用在此次山地行軍防險設置上，確實發揮了高度的效果。」且要求檢討考核首重是非功過，優點須加以表揚，缺點應加以改進。

演習正式劃下句點，而總檢討會中有兩段話一直縈繞在我心中，無法忘懷，就提出來為本文做一個總結吧！

一位學六連的同學說：「只要順利通過這次訓練的考驗，以後軍旅生涯的任何困難險阻，都不會使我產生畏懼。」五十一期的同學們已經退伍殆盡，我不知道北大武山艱險的訓練，是否曾給他們的軍旅事業帶來正面的影響，但深信必然終身難忘。

另一句話是許校長說的：「我們心中須有一個信念：『沒有走不完的路，這表示毅力；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，這是信心。』困難之克服與否，完全存乎一心。」是啊！風雨生信心，困難險阻培養勇氣和擔當。我無法了解當時年少的「北大武山英雄」們聽進去了多少，但做為全案的承辦教官，我一句一句做了記錄，也深深刻在心版上，它在我人生陷落的日子裡，陪著走過那段艱苦的歲月。

## 後 記

筆記，僅係個人回憶與記錄，目的在喚醒大家的記憶，為那段往事留下一些雪泥鴻爪。如有不周全處，歡迎當年參與本次演訓的長官、工作夥伴及五十一期的同學們指正(本篇轉載自103年8月9～17日青年日報副刊)。